



未名译库

桑塔亚纳文丛《理性的生活》之一

Reason in Common Sense

百年哲学经典 哲人的诗意探索 人类精神的传记

常识中的理性

George Santayana

美] 乔治·桑塔亚纳 著 张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eason in Common Sense

常识中的理性

George Santayana



[美] 乔治·桑塔亚纳 著 张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识中的理性 / (美)桑塔亚纳, 乔治著; 张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

(未名译库·桑塔亚纳文丛)

ISBN 978-7-301-09098-5

I. 常… II. ①桑… ②张… III. 桑塔亚纳, G. (1863~1952) — 哲学思想 IV. B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5891 号

书 名: 常识中的理性

著作责任者: [美] 乔治·桑塔亚纳 著 张 沛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9098-5/B·03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180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译者前言

与春天的绝望之约

——桑塔亚纳的生平、著述与本书内容简介

曾有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上课时忽然听到窗外鸟鸣，于是正告诸生：“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言毕翩然离去——他就是美国哲学家和诗人桑塔亚纳。

(一)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原名何尔盖·桑塔亚纳 (Jorge Santayana)，1863 年出生于西班牙的阿维拉镇，9 岁半时移居美国。他在幼儿园 (Miss Welchman's Kindergarten)、小学和中学 (the Brimmer

School, 1873–1874, Boston Latin School, 1874–1882) 的生活并不愉快, 尽管成绩优秀, 但敏感的性格使他备感孤独。这种孤独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哲学思想。

桑塔亚纳 19 岁时 (1882) 入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 1886 年以全优成绩毕业, 同年获取沃克奖学金 (the Walker Fellowship) 资助, 赴柏林大学深造。自 1888 年起, 桑塔亚纳师从哈佛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罗伊斯 (Josiah Royce) 与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攻读博士学位。起初他准备研究黑格尔, 后经导师罗伊斯建议转攻洛策 (Lötze) 哲学批判, 并于获得博士学位后留系任教。

1912 年, 桑氏辞去哈佛的教职 (他对综合大学的研究风气似乎没有好感, 这一点在《常识中的理性》一书中曾多次流露), 大多数时间在英国 (一战期间即卜居牛津)、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游历、著述, 成了一名世界公民。在此期间, 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转型。20 世纪 20 年代以降的 20 年中, 他与批判新实在论者 (Critical Neo-Realists) 砥砺合作, 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 逐渐奠定了自己的理想主义—自然主义哲学 (idealistic naturalism)。

大约自 1940 年起, 桑塔亚纳寓居罗马“骷髅地医院” (Calvary Hospital) 凡 12 年之久, 逐渐淡出了哲学界。1952 年 9 月 26 日, 桑氏在罗马去世, 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绝望” (“Desperation.”), 4 天后安葬于罗马的天主教会公墓。桑塔亚纳享年 89 岁, 终生未婚。

(二)

桑塔亚纳的天性是诗人而不是哲学家,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一部诗集 (*Sonnets and Other Verses*), 比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美感》(*The Sense of Beauty*, 1896) 早两年。顺便提一句,桑氏根据他讲授希腊哲学的课程讲稿整理成此书,并因此跻身于“专家”之列,但他本人自承只是敷衍学生而已(a “sham course”)。桑塔亚纳的诗歌题材涉及宗教、古代神话和哲学,尤擅十四行诗(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十四行诗是描写内心宗教冲突的篇什),另创作有 *The Marriage of Venus* (1896), *Philosophers of Court* (1897-1901), *Lucifer* (1899) 三部素体诗剧及具有柏拉图风格的讽刺诗 *Dialogues in Limbo*。他还写过一部也是平生唯一的一部畅销哲学小说, *The Last Puritan* (1935), 并取得成功。

有论者认为,桑塔亚纳属于哲性诗人(a philosophical poet)而不是诗化哲人(a poetic philosopher)。^①确实,桑塔亚纳是通过哲学来探索、体认生命之诗的。他在《诗歌与宗教的阐释》(*Interpretations of Poetry and Religion*, 1900) 一书中曾明确指出:诗与宗教是同一的;当诗歌干预生活时即成为宗教,而当宗教仅自生活孳生出时便是诗歌。

当时欧美处于所谓的“物质主义时代”(“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科学启蒙既臻极致,而幻灭的空气亦渐“遍彼华林”。为在唯物论与自然论之间寻求平衡,桑氏一度以宗教为个人满足的源泉;但矛盾的

① Father Richard Butler, O.P., *The Life and World of Santayana* (Chicago: A Gateway Edition, 1960), p.100.

是,他早年的宗教经验又使他无法接受超验、超自然的上帝以及天启宗教。这样,桑塔亚纳逐渐弃离超自然的诗歌—宗教而走向“适合纯粹自由与幻想完全破灭之心灵”的自然主义哲学,试图在哲学中寻找个人的满足;换句话说,他想在哲学中找到信仰和诗意的栖居地。

这一转型对他的诗歌风格影响至深。事实上,他后期创作的诗歌散漫迂远,无复早年质朴坦诚的气息。不过他的哲学却因此而受益。桑塔亚纳的论证方式很特别,他往往从若干假定开始,经过复杂的形而上辩证过程,最后得出独断甚至矛盾的结论;但其论证别具某种诗情和乐感而使读者乐于接受他的论点;换言之,打动读者的,是他的论证方式而非论证内容。桑塔亚纳的哲学能成为流行一时的“大众哲学”(public philosophy),并对同时代的中国学人(诸如宗白华、钱钟书)产生一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此。

(三)

哲人桑塔亚纳一生著述宏富,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其主要作品还有:

第一时期:*The Life of Reason* (1905—1906)、*Three Philosophical Poets* (1910)、*Winds of Doctrine* (1913)、*Egotism in German Philosophy* (1915)等;

第二时期:*Essays in Critical Realism* (1920)、*Soliloquies in England* (1922)、*Sk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1923)等;

第三时期:*The Realm of Essence*、*The Realm of Matter*、*The Realm of Spirit*、*The Realm of Truth* (以上四书最终定稿于1942年)等。

桑塔亚纳以实践的道德哲学家自居,终其一生,他都努力践履自己的哲学——不过却是通过一种颠倒和矛盾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桑塔亚纳并不缺乏自知之明,他在总结自己的哲学时便指出:

我们必然摇摆于激进的超验论(生存时它干脆沦为唯我论)与设为常规理智前提的唯物论之间。^①

确实,桑塔亚纳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哲学家。例如,他希望自己的哲学能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同时又把哲学视为满足自身性情所需的个人事业。再如,他强调哲学的主观性,不相信有绝对真理存在,反对体系或有机综合的哲学,但自承“不情愿地接受现实是我整个人生和哲学的特点”^②——他曾这样说自己:

我本人对存在并无强烈的依恋感,我在衡量这个世界时,是看它所能显示的直觉而非构成它的那些芜杂事实。说到底,最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弃之而去。^③

① “A General Confession” in Paul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George Santayana*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 1957), p.17.

② *Persons and Places* (London: Constable & Co., 1944), p.154.

③ *Sk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 Sons, 1956), p.171.

——因此他相当独断地提出一套宗教意味很浓的本质论 (essentialism) 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目的是培养道德的和审美的生活方式而臻于对本质(即所谓“难以言传的知识”)的自然主义沉思。这样一来,他最终发展出一套关于“自我解释而又无法解释的宇宙”的自然主义理论体系。到了晚年,他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事物并不像他当年所想的那样容易解释,他“并未心安”(Times, December 17th, 1951)。对一名严肃的哲学家来说,这一表白是多么的无奈啊!如果说桑塔亚纳是一名怀疑论唯心主义者 (a skeptical idealist),那么,他不彻底的(他并不准备怀疑自己的哲学)怀疑主义对他的哲学来说是致命的。

(四)

《理性的生活》(*The Life of Reason*, 1905-1906) 是桑塔亚纳的早期代表作,全书共分五卷,分别是:《常识中的理性》、《社会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艺术中的理性》、《科学中的理性》。该书根据桑氏在哈佛讲授哲学史的讲义整理而成。40多年后,出版商曾有意请作者修订此书,希望能压缩为一卷本出版,但桑塔亚纳毫无热情地答复说:“这里面几乎没有一行我不想重新写过。”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的学生兼秘书 Daniel Cory (当时任教于索邦大学的 Irwin Edman 也曾短期参与)。

尽管如此,《理性的生活》仍集中体现了桑塔亚纳哲学的基本精髓,他以后的许多重要观点其实就是对该书思想的扬弃派生,事实上,他的观念论-本质主义哲学正是从这里滋生的。“原始以要终”,这部书为我

们探索桑塔亚纳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把钥匙。

《常识中的理性》是全书总论兼第一卷。全书的观点似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自然是理想的完美花园,而情感则是诗歌、神话与思辨的永恒沃土”(本书第十二章)。作者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道德戏剧。科学、宗教抑或道德、艺术等方面的进步均与反思所创造的理想有关;人类摆脱当下的感觉奔流而瞻前顾后的一刹那即出现反思,而有效的反思即是理性;换言之,即生命冲动经过反思的改造而变成理性。人生即处于运动中的理性;“理性的生命”指称人生中感知并追求理想的那个部分;就人类进步而言,理性的生命不是单纯的手段或一个偶发性事件,而是进步本身的全体呈现(不难发现,上述观点颇为符合黑格尔的理论——后者指出理性是“在自身内发展的总体”^①——这与他早年留心黑格尔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似乎不无关系)。

在完成基本概念的界定工作之后,作者开始申说理性的自然基础即其中的原始感性成分:理性要求两种生命(生活)类型的融会:一种是通过事物和社会情感表现的冲动生活,另一种是体现在宗教、科学和模仿性艺术中的反思生活,这样理性生命就是艺术的另一名称。艺术与理性都具有自然的来源,都受到自然的节制。每一真正的理想都有一个自然的基础。

接下来桑塔亚纳论述了历史上关于理性生命的几派主要观点。首先他否定了实证派的做法。在他看来,后者抛弃了前人用来体现理想的工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卷,第113页。

具而误认为理想是不确定的、无意义的东西。宗教的解释同样不可信：充斥了神话的基督教哲学更使理性衡量事物成为不可能；在新教主义中，神话没有成为自然界的扩展部分，反而构成了它的深层结构。

只有希腊人以直截的方式思考自然科学与道德哲学。例如赫拉克利特忠实地预言了“当下实在”的存在；德谟克利特在科学萌芽阶段就清晰地表达了科学研究的机械论理念（机械论并非解释原理的一种，在解释即意味着发掘本原、转化及规律的自然哲学领域，机械论即是解释之本身）。人性在苏格拉底那里更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发展了精神意义与精神目的的自觉，让人通过自身理想来衡量自身，这样理性的生命也最终得以成形。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了细节方面：任何理想的事物都有一个自然的基础，而任何自然的东西都会面向理想而展开。在此，理性的生命得到了最经典的解释。

末世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在自然科学方面走向折中综合，在道德哲学方面则处于绝望的境地。思辨与道德一味关注彼岸世界的宗教时代来临了。是斯宾诺莎把人重新带回到了自然，以其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核心；但他对人类的同情缺乏想象，而是用神秘主义来取代想象的位置。对此，桑塔亚纳感到难以接受，因为他认为理性和真正的理想都以原始感性为其自然基础，即理性的生命源于冲动情绪与冷静思考的结合，而贬斥想象有可能扼杀科学。

最后作者指出：争辩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阐释的时代；关于道德哲学，我们无需去驳斥任何东西，因为一切理想与绝大多

数教义背后的意志本身是难以驳斥的。因此,“我们的批判哲学仍将是独断论的,因为它通过不可避免的非派生性推论过程而建立在无法解释但又实际存在的数据基础之上”(本书第四章)。现在的工作应当是从产生一切客体 and 欲望冲动的直接之流开始,描述理性的生命。这意味着观察首要的事实与目的、观察自然和生活的概念如何聚拢在它们周围,同时指出思想和行为中的各种理想,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理性逐步把握经验而接近这些理想。在此,我们看到了桑塔亚纳自然主义本质论的初步滥觞。

(五)

人性问题是本书的一个核心内容。桑塔亚纳在末章这样总结说:

人性的核心部分具有自然的普遍本性,也是自身复杂构成中的一种。向前发展是它的规定性。它在自身的历史显现中变化不定,并淡化为——就其史实而言——很难再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它在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固定不变的隐德来希(entelechy),即该生命的理想,它以本能为基础,集中体现为性格,在反思中成为注意的焦点,并为一切取得或有可能继承其生命组织的人所分享。他的感知与推理能力构成体现在他身上的人性的一部分;一切信仰或欲望的客体,以及所有他可能认可的正义-责任的标准,都是人性的副本,以之为前提,并且只有在表达人性的内在倾向时才是正当的。

这个说法实在有些模棱两可。所谓“生命的理想以本能为基础”其实是一种二元论的人性观,其中隐含了如下一种假设:自然的、本能的、原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感觉材料”才是理性生命的本质。

表面上,桑塔亚纳承认了人性具有“隐德来希”或曰“生命理想”的内核;用他本人的话讲,即“启示自身、先天是基础、自身证明自身存在、自身包含自身全部价值以及其万物价值的意识”(本书第九章)。在古典道德哲学中,“隐德来希”与中国儒家所说的“仁”(宋明理学家称之为“心体”、“性体”)相应并相契,意谓人之所以如是与应当如是的先天依据。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中国的孟(子)—程(颢、颐兄弟)—朱(熹)—陆(象山)—王(阳明)都把人类理性(是:如是)的根基放在了先天实践的道德理性(善:当是)之上^①,以后者为真正的“实是”——并非实有之是,而是一切“是”之所是的永恒本体(就道德本体论而言是“於穆不已”、“纯亦不已”的仁体,就宇宙本体论而言是“生生不已”的道体),而“成仁”(获得理性的生命)即意味着现象之是向本质之是的回归与超拔。

换言之,人性是自我规定并自我完成的,而这种自我规定—自我完成的活动与个体或曰“小体”(《孟子·告子上》)的欲望、意志以及物理

^① 所谓“先天”(一译“先验”),其含义大致有这么几层:它(纯粹理性或曰道德理性)是自在的;它是认识(包括伦理意义上的“格致”)的先决条件(康德称之为“图式”),是自“经验的”(empirical)材料构成“经验”(experience)的实体特征;它是自为的、非他律的存在,即它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完成自己的动力、目的与实体。在“先天”的语境下,“实践”指的是自身的开展,即道德或纯粹理性是自己的动力因、目的因以及生命实体(即“为主体所贯穿过的实体”——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卷第255页)。

规律并无所属性的关涉,相反倒是统摄后者的“必然命令”。我们都知道,在康德哲学中,“超验”意谓超越经验或现象,例如描述物自体就是不合法的超验行为;但理性的教化,即作为现象人的“我”因知识得解放、由信仰获自由,则属于合法的超验行为,其必然性正由先天的“心性”(仁体)所保障。同时,由于它“既存存亦活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先天”与“实践”(存在+运动)恰恰是内在于同一的关系,就好像“我思”与“我在”内在于同一一样。

由此可见,人性或“理性的生命”应当都是一元的,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自然和精神都是理性的”^①。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桑塔亚纳与前人的观点相左或至少是貌合神离,他强调人性中自然与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在他对斯宾诺莎的批评中已见端倪),即其并非单纯是“化性起伪”(《荀子》)、琢磨锤炼理性的工具,更是前者的先天依据。如他在《常识中的理性》第一章就指出“一切价值判断都离不开非理性的基础”、“非理性的命运为个体中的超越性自我提供了栖居之处”,人性“以本能为基础”并不断变异乃至最终消逝。他在结束本书时还叮咛读者说:

人性的这一界定本身很清晰,也符合事实,但恐怕还不甚清楚。清楚地解释具有自然基础的理性生命如僥在理想的世界中获得创造性的绝对权威。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卷,第113页。

这样,连“固定不变的”隐德来希也岌岌可危了。不错,它确实“不足以清楚地解释”人性,但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却源于作者本人自相矛盾的界定:在桑塔亚纳看来,上述自然的非理性物就是人类的本能冲动,后者而不是“隐德来希”构成了人性的核心——“在控制性影响产生明确的观念之前,我们于自身中最初发现的东西,就是那些已经在活动的本能”(本书第一章)。因此理性生命是相对性的、附属性的,它有待自然存在的占有或赋予,通过非理性的冲动而完成自身,理性只能在反思中静观上述非理性的自然本质——“经验的实质存在于想象而非知觉之中,而知识与理性不过是其经过打磨的终极形式”(本书第二章),甚至于“理性对于生命来说并非不可或缺”(本书第七章)、“理性本质上是假设的、附属的,它永远不可能构成它在人类中表达的或在自然中所辨识的东西”(本书第八章)。

这样一来,尽管作者宣称“自然是理性的基础与主题,理性则是自然的意识……也是自然的依据和目标”(本书第九章),但理性与人性、理想与自然事实上却分裂为不无关系但并非同一的两橛。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讲,即:“真正的对立是冲动与反思、本能与理智的对立”(本书第七章)。为了打通、整合这两个环节或系统,他后来(1923年)进一步提出了“动物信仰”(animal faith)这个终极概念(按在《常识中的理性》中已经出现“动物本能”这一前概念)。这个概念似乎是多余的,至于它属于宗教领域还是审美活动倒还在其次:首先桑塔亚纳割裂了本来同一的理性与人性、理想与自然,但又感到有必要把它们内在地结合起来(否则“人生是运动的理性”这个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了),于是从外部提出

“动物信仰”作为最后的解脱开释。其功效类似黑格尔所讽刺的“思维阴沟”；其实质不过是用一种个人的隐喻来代替既有的共同隐喻而已；其结果则不免作为否定环节之一而沦陷在意义的无穷“分延”和永恒追逐之中（思维主体的自我放逐——我指 1912 年后的桑塔亚纳——恰正与之相应）。

（六）

以上是对桑塔亚纳的生平及其思想与《常识中的理性》一书内容的一个大概介绍。正如桑塔亚纳本人所暗示的，但凡阐释都会偏离、妨碍本质的认识，本文自然也不例外：首先，译者——作为特殊的阐释者——的理解未必确切到位，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其次，即使理解得足够准确，亦有可能不恰当地彰显（同时也就是障蔽）了作者的某些思想。但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阐释并不是恶的无限循环。就方法论而言是如此，就存在论而言亦复如是。大《易》终于“未济”一卦而其经曰“亨”，对观《诗·秦风·蒹葭》诗辞：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斯旨可知：人类对呈现（“宛在水中央”）而又隐逸（“在水一方”）的真理（“伊人”）有一永恒之约而须永久追寻下去，这一追寻并非“爱而不

见,搔首踟蹰”的绝望之旅,恰恰相反,它体现了行健日新、纯亦不已的人类精神,更揭示出剥极而复、穷变通久的人类历史与命运。因此,我邀请读者一起“纵浪大化”,认真读读这部百年前的哲学名著并做出自己的阐释:我们的阐释必然随时而化,而智慧,作为阐释的终极目的,却是恒定的。

张 沛

2002年8月中旬初草于并州

2004年10月3日定稿于北大中关村